四六叢話

四六叢話卷二

烏程 孫梅 輯

選二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死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爲長沙傅賦鵩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賈誼穎然獨出論性命盡

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鶡冠子案袁淑眞隱傳鶡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鶡爲冠號鶡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諼事之顯於趙野客叢書

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于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又考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畝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同上

東京賦淵游龜蠵郭璞謂蠵蠵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忱字林大龜似猬不知似猬二字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考工記梓人

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胸鳴者有以胄鳴者蟜溘胄鳴

之屬同上

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云朱仲李未詳按述異記云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十六所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亂魏太祖挾令遷帝自洛都許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即獻帝所植至今有焉王逸荔子賦云房陵縹李李善文選注引証精摶五臣無足取也惟北山移文值薪歌於延瀨李善云未詳呂向云蘇門先生游于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乎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

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又不注所出至註解嘲李善引伯夷太公爲二老乃云只太公爲一老不聞二老其謬如此同上

五臣注文選蕪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所謂痺者今俗云敝聲也敝音鮮出羯鼓錄兩絃之間遠則有敝故曰間遼絃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絃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絃長則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耳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五臣既陋至於蕭統亦

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同上

前漢書賈生傳云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注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俗本巡誤逃潘安仁西征賦曰遁逃以奔竄誤矣僕謂師古是未深考史記之文曰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不可謂安仁之誤也同上

戈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辭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困學紀聞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爲麥始出于毛鄭而三家所據乃臆度僞大抵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飭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毛傳之說未可以爲非　同上

輪八注學讀爲紛容學參之學疏云今檢未得愚謂郎上林賦紛溶箾蔘　同上

李善精于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

之主司若璩按主司爲張泌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若璩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于蕭傅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于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矣　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于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同上

揚子雲作符命顯是賢喪大節夫復何言而後之儒者乃爲曲說欲以救拭解免其惡是教人臣爲不忠也時人爲之說曰爰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盡取其語而反之言寂寞顧投閣清淨顧爲符命耶識其反道敗德身爲亂階而盜寂淨之名耳寓簡

張衡東京賦說鬼甚衆其言侲(音震)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音刈)飛礫雨散剛癉(音亶)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梢(所交切)魑魅斮獝(葵聿切)狂斬蜲(自危切)蛇(兒斯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煙祭切)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慴況鬾(音岐)蜮(音域)與畢方度朔作梗(哽)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七刀切)索葦目察區陬(祖某切)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此文雖多物彪然情狀無所寓翟汝文巽作內中大儺文云云乃有託諷之意其文亦古雅有秦漢間風力(同上)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伶未嘗措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滹南詩話

東坡酷愛歸去來詞既次其韻又衍爲七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同上

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子故東坡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

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盧橘枇杷一物也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云伊尹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上林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熟則黃不應云盧初學記張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繼云上林賦盧橘夏熟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名盧橘又載郭璞注上林賦盧橘夏熟蜀中有給客橙即此橘也考二事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爾惠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未

蔡興宗作杜詩考異嬋娟碧鮮靜蕭摵寒籜聚蘚字從別本蘚字畫小缺而釋者云嬋娟碧鮮皆竹也尤謬非釋者謬與宗謬也按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碧鮮正謂竹也乃以為碧蘚見童之見也舍舊集而從別本何也五代扈蒙作碧鮮賦得名嬋娟美貌以言碧鮮之美豈以碧鮮為蘚哉文選成公子安嘯賦云蔭修竹之嬋娟注云嬋娟美貌 同上

為文用偏旁字顏延年白馬賦秀騏齊亍潘安仁射雉賦張衡舞賦並用彳亍二字彳丑亦切亍丑錄切韓詩

刻畫架崖，今人不敢用　同上

子雲長楊羽獵賦模仿相如也雄傳云雄常好詞賦蜀有相如作賦甚閎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爲式其著書乃謂相如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何也班固謂與詩之諷諫何異爲雄戲言是已雄鄙賦不作可也旣作之又不以爲是何耶　同上

余嘗疑蘇子由解詩不用序以爲非子夏所作子夏所作見文選考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又隋經籍志初毛公作詩序衛宏益之乃

知子由亦有所本王介甫答韓求仁書則云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熟講之不當疑其失荆公亦不知爲衛宏作也退之謂子夏不序詩漢之學者藉之子夏是也同上

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鷳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鷳失素是未盡識鷳也同上

劉義慶爲荆州刺史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序以述皇代之美

楔子

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卽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然此又出詩陳國風之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時好事者便謂少陵此兩句嘗治鄭虔妻瘧疾良可笑也 漫叟詩話

海物異名云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肉柱膚寸曰江珧柱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土肉石華退之謂馬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又苗蝦狀蜈蚣而櫂栖曰蝦公 侯鯖錄

左太冲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謂

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曰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耳俞益期箋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　野客叢書

桑西溪叢語引雲南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蠶言蠶養至第八次不中作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

世率以板輿爲奉母故事取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祗者是梁韋叡以板輿自載督厲三軍則知板輿不止爲一事　同上

世說云彈棊起於魏室粧奩戲也典論云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京師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恨不與數子對不起於魏室明矣 西陽雜俎

漢時官職不主於遷夏侯嬰有大功無他過自高祖爲沛公時爲太僕及事惠帝呂后訖文帝時只爲太僕揚雄亦曰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 珩璜新論

孔融薦禰衡以爲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志懷霜雪疾惡若讐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數稱述

於曹操操欲見之衡數有恣言操懷忿因召之擊鼓裸身辱之操怒送與劉表劉表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遊高峻棲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凰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余每三復其

文而悲傷之 容齋三筆

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也其竹圓緻異於餘處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唯此篠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今慈湖戍常禁採之 丹陽記

世稱芥蔕或芥帶往往字音皆未詳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睚眦蠆芥五臣注怒貌李善注引張揖子虛賦注曰芥蔕刺鯁也蠆與蔕同郭象莊子注亦云蠆芥 臆乘

太牢者謂牛羊豕其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

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野客叢書

劉棻嘗從揚雄學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韓退之謂畧識奇字是也傑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贅疊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 同上

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僕案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自在神宮中亦非甘泉宮事師古與向之注爲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摯虞

庾條傳與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閒意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耶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蘿緣玉樹得非卽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葱 同上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尤見工夫觀公內制集序云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余三復此語併誦淵明歸去來辭云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

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又云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於文中時復作四言句相間錯成文又益奇也 捫蝨新話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余亦謂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一篇而已 同上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文選㮣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為注非是 東觀餘論

梁昭明淵明集敘曰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此二句出陳思王求自試表西溪叢語

漢書李陵傳言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孟康注以酒教爲媒麴爲孽師古引齊人名麴餅爲餌謂若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語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別有據抑以意自爲也春秋外傳有云蝎譖焉避之者蝎旨過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避暑錄話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爲此言也同

上

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飂慓若探湯願思為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 西溪叢語

眉人王慶長辯蜀都賦蓋不專為蜀辯將以發左思抑蜀黜吳借魏諛晉之罪眞有功於名教也 鶴山題跋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案張平子東平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德注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非但見于此碑也 困學記聞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西京雜記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閒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同上

賈誼在長沙鵩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鵩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鵩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 同上

案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總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畧 東觀餘論

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遂一作使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西溪叢語

案文選舊本玉字訛作王文意不屬一經改正頓覺

明秩沈存中續筆談詳剖其故而詞較冗故不錄

杜甫洗兵馬左太沖魏都賦云洗兵海島刷馬江州六韜武王問太公雨輜車至軫何也云洗甲兵也魏武兵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同上

上林賦云仁頻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杜邑記云葉如甘蕉頻音賓吳普本草云一名檳門同上

上林賦𧰼鶝史記作蝙漢書作鶝郭璞音誄神農本草作鼺鼠音贏飛鼠也其狀如兎而鼠首以其髯飛爾雅鼯鼠一名夷田郭璞云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脚短爪長三

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竈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陶隱居鼺鼠是鼯鼠一名飛生產婦持之易生　同上

後漢崔駰傳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然六韜及史記本是虎字唐人多作非熊蓋虎字乃唐高祖諱所以章懷注東漢書雜引史記之文特改非熊之字若夫李善注文選其於賓戲則引史記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於非有先生論則引六韜曰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其實非史記六韜之文特彷彿記憶而為之注爾　攷古質疑

西都賦衞以嚴更之署注嚴更督夜行鼓也此鹵簿中所謂嚴更警長也嚴與發嚴及中嚴外辦同唐制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門城門五刻搥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羣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搥三鼓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閤奉迎嚴即嚴肅之義今以辦嚴爲辦裝因諱而改恐難例論鼠璞

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轍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淵之魦鰡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

適一已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田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眞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益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 避暑錄話

吳都賦云蛟鯔琵琶註云琵琶魚無鱗其形似琵琶豈今所謂鯕魚者乎 藝林閒評

宋書禮志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斑重轂兩轄飛軨轂外復有轂施轄其外復設轄施銅貫其中東京賦曰重輪貳轄疏轂飛軨飛軨以赤油爲之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謂之飛軨也 困學紀聞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也若璩案秦孝公亦非春秋時同上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案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萃音翠班婕妤賦紛綷縩兮紈素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爲翠乃古語同上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同上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

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
遺俗猶存也同上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爲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卽其詞
而味其旨葢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眞得詩人風化之
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
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
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
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
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于聚麀
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至其中則云

澹淸靜其愔嫕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淸兮卒與我乎相難頩薄怒以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暝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于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頩音疋零反斂容怒色也柳子厚謫龍說有奇女頩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容齋三筆

班馬幽通賦耆孟晉以迨群李善乃注孟爲勉蜀王衍

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爲孟言蜀語謂孟爲弱故以戲之
其後孟知祥得蜀館于徐第以爲已讖此義又無稽也
同上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絲任千鈞之重
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于天
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
之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于無極之
高下垂之于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
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重而鎮之繫絕于高墜

入手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註諸家皆不引證惟李善注文選有之予案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于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唐以前不爲人所稱至嘉祐四年宋咸始爲注釋以進遂傳于世今讀其文畧無楚漢間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乎 同上

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上父母亦可萬壽潘岳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

孔氏雜說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宏文館學士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元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大唐新語

孫奭敦守儒學判國子監庫舊有五臣注文選鏤板奭建白內于三館崇本抑末多此類也 儒林公議

案宣公移監庫文選鏤板於三館於義當矣非欲廢選學也使四門之士競慕文選則不免浮薄使三館之士不習文選又豈羣雅之材哉

水經注漢水又東逕隱流而鯨灘鯨大也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迥即之雲昏者也 困學紀聞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同上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同上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于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本意東坡志林

函谷關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襟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水經注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瓚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都賦度曲未終之語爲

證師古曰應是說也太各切僕觀西京賦復引元帝自度曲爲證正如瓚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有意義豈一凖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劭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豈元瓚之意哉注但見元瓚有此二字故引爲證而不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却可以爲證而又在漢瓚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藝苑雌黃辨此二音頗與僕意合然亦不推原宋玉之語夫豈求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瓚非也

從獵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

四校之中胥灼以扈為大張揖謂跋扈從橫不安鹵簿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為跋扈恣縱而行果爾從蓋作平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為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語自何時也 石林燕語

楊億作二京賦既成好事者多為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楊亦書門荅之曰賞惜遼顏事等隔世雖書我門不爭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肎相較若爾邪 楓窻小牘

案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終南據張衡西京賦云九嵕巀嶭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

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 經外雜抄

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而雉所以名之義未詳公羊五堵而雉則二百尺陸氏著埤雅謂雉性爐塑護疆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潘安仁射雉賦曰晝墳衍以分畿者此也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以雉計丈也 識遺

太史公記高漸離伎養不能無出言案技養者謂懷其技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李善云有伎藝欲逞曰伎養 靖康緗素雜記

鄧艾至潁川讀陳實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魏志

退之詩云巳呼孺人戛鳴瑟以言內子耶說詩者韓詩孺人對稚子自杜詩老妻稚子何中來儲光羲云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又出於江淹恨賦左對孺人右對稚子凡皆並指妻子 愛日齋叢抄

漢人喜獵兩都二京三都子虛賦七發皆說一段獵事 研北雜志

羊祜讓開府表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位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用管子德

業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史記趙簡子曰鸞鳥累百不如一鶚鄒陽上書亦用之孔文舉薦禰衡表又用此語

臆乘

崔駰達旨嘗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藝拱把不爲之數揚雄解嘲嘗猶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 同上

魏繁欽與文帝牋曰自左顛史妠謇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顛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云其史妠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之稱姐漢魏

已然能改齋漫錄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於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江之隑州即長安也案唐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幕排銀牓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云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蘇州同上

司馬相如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耳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眞所謂小人也哉東坡志林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
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序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
言皆僞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
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
好色而不淫者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
大譏之此乃小兒强作解事也 同上

四六叢話卷二　畢

四六叢話卷三

烏程　孫梅　輯

騷二

叢話曷爲而次騷也曰觀乎人文稽於義類古文四六有二源乎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與文而已夫其矢耿介慕靈修踡重華追三后占瓊茅媒鴆鳥抱忠謇怨遲暮以至然疑恍惚中路夷猶窈窕宜笑嬋媛太息何其情之貞而摯也又若雷雨窈冥風雲舒卷冠劍陸離輿衛紛溶靃靡千名鏤錯萬狀更有雲旗星蓋鱗屋龍堂土伯神君壺蜂雄

虺何其文之侈而博也詩人之作情勝於文賦家之心文勝其情有文無情則土木形骸徒纘紆紫有情無文則重臺體態終恧鳴環屈子之詞其殆詩之流賦之祖古文之極致儷體之先聲乎故使善品藻者殫於名言工文章者竭於摹擬習訓詁者炫於文字辨名物者窮於爾雅至於後之學者資其一得原委可知波瀾莫二又略可得而言矣若夫幽通思元宗經述聖離騷之本義也甘泉藉田齋肅典雅東皇司命之麗則也長門洛神哀怨婉轉湘君湘夫人之縹渺也感舊歎逝悲涼幽秀

山鬼之奇幻也馬汧督誄祭古冢文激昂痛切國
殤禮魂之苦調也西征北征敘事記遊發揮景物
涉江遠遊之殊致也鵩鳥鸚鵡曠放沈摯懷沙之
遺響也哀江南賦有黍離麥秀之感哀郢之賡載
也小園枯樹體物劉亮橘頌之亞匹也恨別二賦
哀音慘怛招魂大招之神理也經通天臺表追荅
劉沼書辨命勞生諸論托喻非常天問之詭激也
七發觀濤浩瀚清壯九辨之體勢也東方像贊歸
去來詞蕭散風流卜居之別情也解嘲荅賓戲問
對雄奇漁父之深趣也冰絲一掬而抒軸日新綆

缶紛來而沖瀜自若思窮物表一言而情貌無遺典寄篇中百讀而風神自得動而愈出職此之由隋唐而後踵事彌增秋水長天之句游泳乎歌章洞庭落木之吟陶鎔乎燕許要而論之四傑富其才右丞高其韻柳州㞢其華義山體其潤淵源所自不可誣也淮南以下規規焉章撫句倣豈可同日語哉又揚子曰事辭稱則經文心以之論騷夫天經地義惟忠惟孝夫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書二百四十年之事褒貶所加亂賊聳懼豈非敎忠之旨而扶風以辭章之才媕阿之行

妄作忠經將以僭聖必欲率先百行仰則六經無

已其楚辭乎雖音涉哀思而志純貞正屈跡江潭

之下抗節雲霄之上以視夫益稷之陳謨箕子之

衍範未知何如也若流虹復覩於杏壇則呵璧不

孤於玉笥矣二十五篇昭明錄之過半今以別於

選者不以選囿騷也自賦而下始專爲駢體其列

於賦之前者將以騷啟儷也敘騷第二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

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

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元作謗許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一作元)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襃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

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音嵩元作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元作蔽孫改）日木夫（元作天謝改）九首土伯三目（元作疋朱改）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

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元作憲朱云宋本楚辭作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竝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文心雕龍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 困學紀聞

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西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屈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卽離騷所謂女嬃嬋媛以詈余也縣東北數十里卽屈

原舊田宅雖畦堰靡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水經注

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袁崧曰父老傳言原既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曰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儁異地險流疾其性亦隘 同上

澧水又東南注於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 同上

沅水又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辰水又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即名焉楚詞所謂夕宿辰陽也 同上

汨水又西爲屈潭卽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沈於此故淵潭以屈爲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弭檝江波投弔於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甄烈湘中記云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平之放棲於此山而作九歌焉　同上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　困學紀聞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孜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同上

顏之推歸心篇孔毅父星說皆倣屈子天問之意然天

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篇妙巫咸袑之言不對之對過柳子天對矣傅元擬天問見太平御覽　同上

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若璩按冰當作砅砅古厲字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遁甲式法今猶用焉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音祈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

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同上

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同上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爲之東坡因歸去來爲詞亦此類也同上

劉勰辨騷班固以爲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蓋劉安說耳

離騷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益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祇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同上

夾漈草木略以蘭蕙爲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氾蘭是爲二草不可合爲一 若璩按蘭莖與蕙各自爲類黃山谷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 同上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爲素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蘪對以爲麋蕪一名江蘺 芎藭藁本江離蘪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

若若芎藭與蘼蕪本顏師古曰郭璞云江蘺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蘼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芎藭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芎藭江離也 同上

忠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鄣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同上

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 同上

錢芸士好讀離騷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齋 雲仙雜記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鹹魚腦八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有三百刺 同上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大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者然宋玉楚詞云大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大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見用於文王憶大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此事眞可絕倒 嬾眞子

退之謝自然詩童騃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

乃在金泉山詩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楚辭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揚雄解嘲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史記龜策傳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漢書衛霍敘傳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山所旃切說文山宜也祁連山名謂置郡至此芥隱筆記

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子遠游中語同上

馬大年永卿著嬾眞子錄辨王逸注楚辭以芰爲蔆秦

八日蘚苔之誤當矣惜其字有差誤義遂不明永嘉謂爾雅蘚苔英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蔆也關西謂之蘚苔音皆叉云蔆厥攈注今水中芰此皆馬所記也今考爾雅正本則云蘚苔英光注英明也即今決明也或曰蔆也字從𠃌非從冫及至蔆蕨攈然後從淩注水中芰也則是蔆與蔆其爲二物不同王逸誤引陸生之蔆曰蘚苔而爲水中之蔆其失明甚而馬叉併以從水兩蔆字交證且誤以英光英明爲英光英明此馬大年之誤尤可哂也學齋佔畢

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二篇之中

固以香草而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爲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末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蓋心誠之所發越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 同上

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出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

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此桂之在

離騷以喻君也同上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盈升余考之漢

書椒房殿爲后所居固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和泥

塗取其溫而芳𨚫有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

男女相悅交情好也其義恐出此離騷云播椒房兮成

堂與石崇塗屋以椒不過取其芬香於蔓衍盈升初無

關涉鼠璞

蕭該漢書音義揚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牢聊

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該按牢字旁著水音直作牢

韋昭曰泮騷也鄭氏愁音曹又恐鷤鴂之先鳴師古鷤音大系反鴂音桂該案蘇林鷤鴂音殄絹又挾猶狂該曰猶狂無頭鬼見字林 筆記

公曰吾讀楚辭以爲除書 欒城遺言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況文乎 林下偶談

文字有江湖之思起於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倣之者 同上

韓退之集中羅池廟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殽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 夢溪筆談

魯直酴醾云風流付枕幃又云夢寐宜人入枕囊說者謂幃幕如枕屏之類非也楚辭蘇糞壤以充幃注幃謂之幐幐香囊也又云樧欲充其佩幃注謂盛香之囊則知枕幃乃枕囊也張平子思元賦云縭幽蘭李善注說文曰縏幃曰縭爾雅云婦人之幃謂之縭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縭縭者縏囊之繩是也 猗覺寮雜記

衙許愼說文音語無他音楚詞云道飛廉之衙衙衙衙

行貌亦音詣以是知衙字後作牙者其出於唐人改牙爲衙字之故與左氏傳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衙字亦當音語矣而陸德明不音者蓋德明唐人見當時呼爲牙字不知前代只音語而失於稽攷也使左氏傳可作牙字則許慎必不音語而不爲牙字矣然則使後世轉爲彭牙者其德明之過歟 甕牖閒評

杜牧之序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牧之論太過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縱則不及也 歲寒堂詩話

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皇篇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

引儀禮鄉飲酒章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爲比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旣鏤板道於墳巷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擲廣韻訓爲擊也益是擊鐘正與鼓瑟爲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容齋續筆

媵之義爲送春秋所書晉人衞人來媵皆送女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其義亦同容齋三筆

天左旋之說信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陽健而剛運行宜速陰順而柔運行當遲今月之行

乃過於日十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時晦菴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以數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假日月右轉也　游宦紀聞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意往往反物理以爲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喻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隕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乎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

誼過湘作賦弔屈原有鏌鎁爲鈍之語張平子思元賦有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爲歐九不學之故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爲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爲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喻似不應用故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吟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 野客叢書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琴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同上

離騷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注雲氣冥冥使晝日昏暗喻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浮雲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又曰河汜濫濫浮雲兮蔽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讒邪害忠賢之意 同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詩人美在位者之詞也充耳琇瑩

會弁如星又駟馬既閑輶車鸞鑣之類皆借服御以美其君也若楚詞高予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是以服御自美也 對牀夜語

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感歎有餘哀結句云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解韻者謂哀叶於希反且引毛詩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又謂懷叶胡威反及引離騷載雲旗兮委蛇心低徊兮疲懷等語爲證辨則辨矣如不通何且子建此篇既押徊又押哀乃一韻耳及懷字之上亦有會合何時諧諧懷亦一韻也何必強爲引

證 同上

楚詞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又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皆愛君惜時之詞後世擬之者不過徙法其何耳非其意也江文通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又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謝靈運云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惠連云紈素旣已成君子行未歸元暉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劉休元云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陸士衡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古詩亦有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同上

子建云朝游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潘安仁云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劉越石云朝發廣莫門暮宿丹山水謝靈運云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鮑明遠云朝遊雁門山暮還樓煩宿皆本楚詞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予至於元圃若陸士衡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又江文通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則亦本楚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飡秋菊之落英 同上

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 容齋五筆

楚詞惜誓一章超逸絕塵氣象曠遠直賈生所作無疑

招隱士一章奇險獨出恨不知小山爲誰氏深惜之漢武愛離騷而淮南作傳抑亦小山之文也嚴忌哀時命乃在屈宋師弟子之閒自餘如脫故著新勿復論寓簡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怪韓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閎雄毅子厚又不及同上

邵公濟博著書言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士欲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沉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

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於考異中無之予謂三閭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恚懟形於色詞揚己露才班固譏其怨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歎之作非一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若所謂與日月爭光者特以褒其文辭之美耳溫公之取人必考其終始大節屈原沉淵蓋非聖人之中道區區絺章繪句之工亦何足算也 梁溪漫志

辨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衞之處子娥媌靡曼

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閭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靚粧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嬙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眺韓公以黑爲綠其旨則同 容齋四筆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 蘇箇反 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卽梵語薩嚩訶也 薩音桑葛反嚩無可反訶從去聲 三字合言之卽些字也 夢溪筆談

高端叔墓誌銘君姓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之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

曰曰感回波曰力嗽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詠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于千載之後而探端于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于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理義之衷以障隄于隤波之不反者也又曰班固揚雄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眞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諸言相與詹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爲騷人之本意將亡君之意又將誰明之耶　攻媿集

跋龍眠九歌圖三閭大夫見楚先王廟圖畫古聖賢怪

物而作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爲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 同上

史游急就篇云鐵殀飴餳楚辭曰粔籹蜜餌有餦餭餭亦餳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然則飴餔可以養老與幼故錄之也 齊民要術

楚辭云奠桂酒兮椒漿然則古之造酒皆以椒桂 酒譜

九歌國殤非關雲長輩不足以當之所爲生爲人傑死爲鬼雄也 開話錄

跋龍眠九歌圖後楚辭九歌凡十一篇九神而梁昭明取六章載於文選故是圖具闕珠宮乘黿逐魚亦可施

於繪素後人或能補之當盡靈均之清致也東觀餘論校定楚詞序云漢書朱買臣傳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詞者九江被公等楚詞雖肇於楚而其目盍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倣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惟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詞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

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旨矣　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某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竝載于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駢列于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於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

之章詞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于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同上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前輩以爲大招勝招魂不然　讀騷之久方識眞味須歌之抑揚涕淚滿襟然後爲識離騷否則如戛釜撞甕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

滄浪詩話

子厚謂屈氏楚辭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後山詩話

若有人兮坐山楹雲衮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漫兮難征獨惆悵而狐疑蹇獨立兮忠貞此寒山語雖使屈宋復生不能過也　許彥周詩話

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於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賛人略緣實也　同上

陸氏爾雅云細腰曰蒲盧䖳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爾雅又云蜾蠃蒲盧細腰壺之有盧者也楚辭云

元蜂若壺取是焉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啟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郢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閱二篇又無是一句信有闕文淵林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云蕭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魂晁無咎謂大招古奥疑原作今起離騷經遠游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

者二十四篇耳惜誓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選去國殤禮魂以大招惜誓補則二十五篇似爲足矣橫江潭而漁揚雄若客難有之如賈逵班固於離騷經嘗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攷 西溪叢話

古樂府陸瑜有仙人覽六箸篇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竇嬰好之嘗與居處法用六箸或謂之究

以竹爲之長六分王逸解楚詞云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以箟簬作箸象牙爲棊麗而且好也說文云六箸十二棊也 同上

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云英華也類篇云英草榮而無實者後漢馮衍賦云食玉芝之茂英言英華之英洪興祖補註楚辭云秋花無自落者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此言爲是今秋花亦有落者但菊蘂不落耳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 同上

宋玉招魂以東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惡俱不可以託欲屈大夫近入修門耳時大夫尚無恙也韓退之羅池詞

云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時柳儀曹已死嗟夫退之之悲儀曹甚於宋玉之悲大夫也
聞見後錄

楚辭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尚不得其彷彿況其下者乎惟退之羅池廟詞可以方駕以出東坡謂鮮于子駿之作追古屈原友之過矣晁無咎所集續離騷皆非是 侗上

昔傳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柬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爲何物誠齋徐檢禮

部韻略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詞曰大苦醎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 齋東野語

蹇修以爲理朱元晦云謂爲媒者以通詞理也下文理弱而媒拙則云恐道理弱似與前說異案九章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亦以媒理對言左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行使也復奚疑 浩然齋雅談

昔人有言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所述官爵侍御賓

容之盛皆不過數語至於說聲色之奉則累數十言或以識之余謂豈特迅之爲然如宋玉招魂其言高堂邃宇翠翹珠被吹獵飲食之類亦不過數語至於蘭膏明燭華容備二八侍宿射遞代九侯淑女多迅衆盛鬋不同制實滿宮容態好比順彌代弱顏固植謇其有意姱容修態絙洞房蛾眉曼睩目騰光靡顏膩理遺視矊又曰美人旣醉朱顏酡娭光眇視目曾波被文服纖麗而不奇長髮曼鬋豔陸離二八齊容起鄭舞以至吳歈蔡謳士女雜坐亂而不分又大招亦云朱脣皓齒嫭以姱比德好閒習以都豐肉微骨調以娛嫮目宜笑蛾眉曼

容則秀雅稺朱顏姱修滂浩麗以佳曾頰倚耳曲眉規滂心綽態姣麗施小腰秀頸若鮮卑易中和心以動作粉白黛黑施芳澤青色直眉美目嫿騰輔奇牙宜笑嘕豐肉微骨體便娟皆長言摹寫極女色燕昵之盛是知聲色之移人古今皆然戲書爲退之解嘲 同上

滄翁云章子厚嘗言楚辭蓋有所祖述初不謂然子厚曰九歌蓋取詩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諸頌攻之信然 同上

姜夔章鐃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辭峻潔意度蕭遠似或過之 同

上

王逸離騷章句本文雖復倒複較然迄不敢去取一語鄭氏注禮記則竄改革惟意所如純于爲逸則似太拘純于爲元則似不讓不讓則師也之過太拘則商也之不及二子苟能抑所長而進所短則可以無憾矣 敬齋古今黈

楚辭曰游蘭皐與蕙林又隱士衡招隱詩云結風佇蘭林蘭蕙皆草也 同上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款秋冬之緒風說文欵㬥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說文

唉膺也二字音義並同如歎與嘆欸與唉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款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作柳文舊本作靄襖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集韻亦于皆韻收唉字收欸字海韻收款唉二字爲一其說蓋與說文不異但乃字之讀如襖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爲款爲欸則其誤益甚矣六一題跋

揚雄有言事辭稱則經此爲屈原發也自國風雅頌之後能庶幾於此者其離騷乎或推爲經雖曰太過未爲無據也晁補之續楚詞二十卷自宋玉及漢唐至於本

朝諸賢辭賦問對歌詩序引之類咸在雖一代英傑盡心力而爲之遂以名世然其原皆出於離騷特體制殊耳益公題跋

招隱詞本楚聲淮南王安所作大山小山擬詩之大雅小雅也樂府解題

今人暴見事之不然者必出聲曰欸烏開切乃歎聲也惟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王逸曰歎也芸窗私志

楚辭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僕讀至此始悟莊子之言曰西子捧心而顰隣人效之皆棄而走且美人之容

或笑或嚬無不佳者如屈子以笑爲宜而莊子以嚬爲美也若醜人則嚬固增醜狀而笑亦不宜矣屈莊皆方外人而言世間事曲盡其妙然亦不害爲道人也 嬾眞子

同年小錄載小名小字或問有故事乎或曰始於司馬犬子僕曰不然離騷經曰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且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字小名也所謂皇者三閭稱其父也後人遂以皇覽爲進御之書誤矣 同上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

容曰定國坐被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爲坡公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化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宣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鶴林玉露

古人之祭焫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

嘗有香蓀離騷已指蕭艾爲惡草矣同上

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咏多以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爲始余觀楚辭云子交手兮東川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復齋漫錄

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嬋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揚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同上

余昔知安州見荆湘人家多以草竹爲卜楚辭云索瓊蕒一作茅以筵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其注曰瓊茅靈草

筳小破竹也楚人多結草折竹以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亦遺俗之舊也今歲時人家作餳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詞云粔籹蜜餌有餦餭些餦餭餳也言以蜜和米麵煎作粔籹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餌糕今餻糕是也 文昌雜錄

楚詞多以九爲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辨王褒曰九懷劉向曰九歎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曹植之九愁九詠陸雲之九愍前後祖述必用九者王逸注九辨爲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文選注亦云九者陽之數極自謂否極取爲歌者也諸家之說如此余

案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言獻美人于天帝也）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璞注引歸藏開筮曰昔彼九宜是爲帝辯同宮之序是爲九歌考此則九歌九辯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詩亡而後騷作騷亦詩樂之餘派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簫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可成禮所以必取於九者黃鐘在子太元以爲子數九得非黃鐘爲五音之宮歟然則屈原而下爲辭規諫寓諸樂章將以感神之心而感人意亦切矣　續古叢編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韋昭

注曰騷者愁也離畔也葢楚人之語自古如此屈原離騷必是以離畔爲愁而賦之其後詞人倣之作畔牢愁葢如此矣畔謂散去非必叛亂也 項氏家說

案澧陽志五通神出屈原九歌今澧之巫祝呼其父曰太其子曰雲霄五郎山魈五郎卽東皇太一雲中君山鬼之號也劉禹錫論武陵之俗亦曰好事鬼神與此正合且九歌多言澧陽澧浦則其說葢可信矣漢谷永言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坐卻秦師而兵破地削身辱國危則原之九歌葢爲是作歟 同上

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

筮予之此四句帝命也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此三句巫陽對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此二句又帝命也此章舊注不通故爲正之蓋掌夢之官能占人精神所在帝急欲還其魂魄故併命巫陽曰汝必自筮而自予之苟待掌夢則恐不及事此殆作者之本意云 同上

四六叢話卷三 畢